

■“海上画派 四明翰墨”⑤

“不怪伴吟词客少，只因此地白云多” 宁波藏家珍藏邵洵美对联

引出民国艺坛大腕们的风雅往事



邵洵美，浙江余姚人。身为诗人、翻译家、出版家的他，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风云人物。

然而，多少年过去了，在时间的荒野里，邵洵美似乎成了一个模糊的存在。上海复旦大学教授贾植芳在一篇题为《提篮桥难友邵洵美》中说，邵洵美的名字和作品久已从文学史和出版物中消失了，被遗忘了。

实际上，邵洵美，是一个被严重低估的文化人。

“唯美”诗人邵洵美，已被我们冷落得太久。近日，著名的慈溪劳氏伤科后人梦熊（笔名）在所收藏的字画堆里发现了一幅邵洵美的对联：“不怪伴吟词客少，只因此地白云多”。

翻阅《余姚邵氏宗谱》和《余姚孝义劳氏谱》，邵洵美遗留的那一缕墨香，清末民国年代艺坛的那一抹风雅，渐渐明晰起来了。



邵洵美人像



徐悲鸿油画作品
《邵洵美在伦敦》



宁波藏家珍藏的邵洵美对联

记者 黄银凤 / 文 记者 崔引 / 摄

豪门家宴上的邵氏遗墨

余姚邵氏堪称百年望族。国学大师俞樾曾为《余姚邵氏宗谱》作序，称余姚邵氏“溯有明一代，领乡荐者五十人，登进士榜二十二人，至本朝而科第蝉联，指不胜屈，蔚然为浙东望族。”

据统计，仅清代，余姚邵氏一门中进士的就有 26 人。梁启超在论及明清学术界王阳明、朱舜水、黄宗羲家族和邵晋涵家族时，不能不对余姚钦佩不已：“余姚以区区一邑，而自明中叶迄清中叶二百年间，硕儒辈出，学风沾被全国以及海东……邵氏自鲁公、念鲁公以迄二生，世间崛起，绵绵不绝……生斯邦者，闻其风，汲其流，得一绪则足以卓然自树立。”

以邵氏之显赫，家谱中收录历代文人所撰文章颇多，比如翁大立、黄宗羲、全祖望、钱大昕、卢文弨、张廷玉、陈有年、俞樾等，家谱书卷由曾纪泽（曾国藩的长子）所署。在余姚，明清二朝，再无第二家可与邵氏相抗衡。

据记载，清代余姚地区民间士绅之间，书画家、学儒、医家等常有往来。孝义（今慈溪周巷，前属余姚）中医世家劳氏与百年望族邵氏便颇有渊源。

劳祖姚初修家谱，首部家谱即由邵晋涵作序。邵晋涵（1743 年~1796 年），1771 年（乾隆三十六年）中进士，1773 年《四库全书》负责史部，撰《史部总目提要》，1778 年编纂乾隆《余姚志》，1784 年编纂乾隆《杭州府志》，为浙东学派主要学者。

余姚慈溪世家望族，历来世代联姻，士绅之间交流频繁。劳氏以医术闻名于世，又兼修书画，如遇“生寿婚丧”

大事，亲戚走动，时常举办家宴。

劳齐圣（或作“生”）（约 1898 年~1945 年），字哲生，劳氏 21 世孙，名医高宝增弟子，以中医内科行世，擅长伤寒。在某一次家宴当中，邵洵美是座上宾，他气度非凡，翩然而至，与在场文人雅士书画相酬。

这位翩翩佳公子当时说过什么话？做过何事？已无从得知，只知道他留下了一幅“不怪伴吟词客少，只因此地白云多”的对联，“默默地见证了百余年前的那场名流雅集。”梦熊感慨地说道。

“这副对联的内容真好，这几个字肥得干净，不易。”一位本土资深书法家见到该对联后赞叹道。

在邵洵美的妻子盛佩玉的回忆录《盛氏家族——邵洵美与我》里，有则《洵美谈篆刻书法》的文章，提到邵洵美早年练过张黑女碑，喜欢何绍基的书法，其女邵阳在这句话下加了编注：“我们子女在幼时，常见父亲一有空下来就用二（两）个手指书空，以练习书法。他编辑出版的众多书中，有的书名和作者姓名都是毛笔字亲写，其中有为夏衍出版的第一本翻译著作《北美游记》，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的《论语选萃》扉页“论语社同人戒条”也是他用毛笔亲写。”

仗义潇洒的“孟尝君”

对联的作者邵洵美究竟何许人也？

邵洵美（1906 年~1968 年），祖父邵友濂，曾任上海道台、湖南巡抚、台湾巡抚，正一品大员。外祖父盛宣怀，亦即邵妻盛佩玉的祖父，是中国近代的第一代大实业家、资本家、邮政大臣，富甲一方。又因邵洵美过继给伯父邵颐的关系，按谱系，李鸿章又是他的叔外祖父。

百年前的上海滩，李家、盛

家、邵家，那是真正的豪门贵邸，既有着奢华生活，又有诗书传统。

1927 年，邵洵美与盛佩玉在卡尔登饭店举行婚礼，盛况空前。郁达夫、徐志摩、陆小曼、丁悚、刘海粟、钱瘦铁等文化名人都到场庆贺。众人商议，表示要以画志喜，刘海粟首先命笔，其他书画名家相继渲染，最后由徐志摩题款，合作创作了一幅书画珍品，邵洵美视为珍宝，遗憾的是这幅作品后来遗失了。

邵洵美原名邵云龙。洵美这个名字的由来是《诗经·郑风》中那句“佩玉锵锵，洵美且都”，为了和表姐盛佩玉名字相配，便取名“邵洵美”。

少年邵洵美的痴情由此可见。

“你以为我是什么人？是个浪子，是个财迷，是个书生，是个想做官的，或是不怕死的英雄？你错了，你全错了；我是个天生的诗人。”邵洵美在《你以为我是什么人》诗中这样写道。

邵洵美是上世纪三十年代闻名国内外文坛的诗人、作家、翻译家、出版家和集邮家。在上海文化界有“海上才子”之美誉，更由于他慷慨豪放，交游广阔，他的“洵美沙龙”里几乎汇集了当年南北骚人墨客中的“半朝文武”。不管茶室小酌还是餐厅聚会，只要在座有邵洵美，最后付账的就一定是他，因此又被尊上了一个“文坛孟尝君”的徽号。

在他的诗酒朋侪里，有徐志摩、闻一多、胡适、梁实秋、梁宗岱、林语堂、沈从文等。他也曾帮助过鲁迅、胡也频、丁玲、潘梓年、夏衍、贾植芳等人。

当年这位剑桥归来的才子，能诗会文，推崇唯美，身材挺拔，温雅俊秀，鼻梁笔挺，是有着希腊风侧影的“美男子”，穿中式长衫跳西洋舞蹈，写得一手秀丽好字。

徐志摩和陆小曼相爱后，邵洵美画了一幅清淡雅致的漫画，

题字：“一个茶壶，一个茶杯，一个志摩，一个小曼。”

邵洵美还是一位大出版家。1927 年 1 月，邵洵美出版第一部诗集《天堂与五月》。是年春，与徐志摩、闻一多、胡适、梁实秋等人创办新月书店。

1933 年 11 月，他与张光宇、叶浅予等创办上海时代图书公司。至 1935 年 11 月，上海时代图书公司已同时拥有《时代画报》《论语》《时代漫画》《人言》《声色周报》《时代电影》《文学时代》等七大刊物。

徐悲鸿曾亲自为其画像

翻读邵洵美的书时，可以看到徐悲鸿为邵洵美画的两张人像。这两幅作品分别作于 1925 年和 1930 年，作品名称分别为《邵洵美在伦敦》（油画）、《邵洵美在上海》（素描）这两幅人像。

在徐悲鸿作品中，画像送人十分罕见。因为，目前所能看到的徐悲鸿作品，并不见什么现实之中的人物入其画像。近几十年邵家的家境都不算好，加上如此低调的收藏，它们就在人们的视线中隐退消失了。

那么，人们不禁会想：能让徐悲鸿绘入画中之人，必然与其有着非同寻常的交情和渊源。

原来邵洵美 1925 年在英国剑桥大学读书时，这位一生“钞票使得完，交情用不光”的人在他乡遇“二徐”（徐志摩、徐悲鸿）。不论说诗之美，还是论画之美，都美到一块去了，这使他们三个人成了终生好友。

当时，邵洵美见徐悲鸿携妻蒋碧薇在外，用的是一份留学公费，生活拮据，于是慷慨解囊。回国后，徐悲鸿除了任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，还兼任上海南国艺术学院美术学院院长之职。常在上海的他，自然也是“座上客常满，樽中酒不空”的邵家之常客。画像的因缘由此而来了。

馆中瑰宝

吴让之青田石闲章

现藏于它山艺术博物馆



印文：其实亦无法

宝贝描述：这枚清代印章长 2.5 厘米，宽 2.5 厘米，高 4.9 厘米，印文为“其实亦无法”，边款为“无上甚得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信心日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”

收藏鉴赏：篆刻这方印章的作者吴让之，字熙载，后又以熙载为名，更字之。晚年别号翁、晚学居士、方竹丈人、言庵、言甫等。江苏仪征人，师从邓石如门生包世臣，精通金石考证，擅画，书法篆、隶、行、楷四体皆工，尤以篆、隶见长。自幼喜欢刻印，篆刻初以秦汉为师，十五年后临汉印十余年，有深厚的汉印功底，早期印风曾受浙派名家蒋仁、陈鸿寿等的影响，后见邓石如派印作，于是弃浙派学邓，用心其中，形成“运刀迅疾，圆转流畅，功夫精熟，意境澹荡”的个性风格，终于成为一代篆刻大师。其后的篆刻名家如赵之谦、黄士陵、吴昌硕等都曾受其影响和启发。

黄银凤 整理

